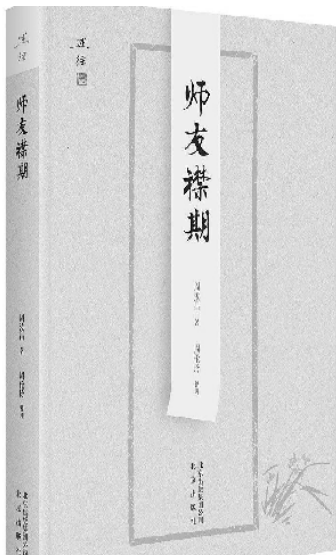


# 与可师者为友



《师友襟期》，周汝昌著、周伦玲整理，北京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刘英团

古之学者必有师。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重友者霸，重师者王，与可师者为友，积富于心，博学睿智，可求教，可切磋。师友一体，学

问情感融合，智慧情趣共享，途不知远矣。在治学研红的道路上，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结交了诸多师友，或是亲见面谈，或是风雅笔谈，或是知己故交，或是一面之缘，都令他难以忘怀。在《师友襟期》中，周汝昌先生既以饱含深情的文字讲述了许多引导他走上红学之路的师长前辈，还首次展示了大量难得一见的往来书札手迹。

周汝昌先后出版了数十种红学专著，可谓“著作等身”。对《红楼梦》研究中涉及的“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各个分支，先生均有独到见解，这也是“红学界”的定论。在“红学”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先生的追求可谓执著，即使“骨瘦形销”也“终不悔”。即使耗到了“蚕丝尽、蜡泪干”的程度，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还计划再写一部《梦悟红楼》的书，连大纲都列出来了。

红缘辐辏，蔚为大观。《师友襟期》既叙述了周汝昌先生研红路上相继结识的顾随、胡适之、邓之诚、陶心如、张伯驹等“鸿儒72家”，还列出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

者。周汝昌与藏书家陶洙的奇缘，就缘起“红学”。“说起来真够得上一个奇字。”仅因为知道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梦》，陶洙就觉得“有些事可以叙叙”。在《陶心如先生》一文中，先生深情地回顾了与陶洙交往的“秘闻奇事”。正如先生所言，二者“素昧平生”，又是“年大许多的长者”，却“如此屈尊下顾，贡此独知之秘”，这种赤诚若非痴爱《红楼梦》，大概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周汝昌、陶洙他们能为一本书、一种文化而沉浸自得、怡然自乐了。

《红楼梦》不仅是周汝昌先生一生研习的对象，更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之所在。一件事情的成功，总不是偶然造成的，沈从文比周汝昌先生大16岁，还是全国知名作家，两人还有过争论。“一日，上头通知周汝昌到部里开会……最后来的是一位老者，穿着深色中山服，夹着黑色真皮包……一看就大有来头的那种。”“一进门，老者就跑到周汝昌的面前，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汝昌吧，你好哇，久闻大名啊。’”这个老者就是沈从文。

先生感慨，“沈先生见了我表现的那种热情亲切的风度，说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大度君子，没有任何世俗常态‘小气’。这样的学者，是真学者。对我们来说，（学术争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这种认真执著的精神，以及不计得失的胸襟，这才是真正的学者精神。”

有人说，“知音难求。”而我认为，知音更难求，它虽不会开言，更不会辩解，但自有有缘人。静观周汝昌先生回忆师友间的陈情旧事，不仅有学问研究上的探与究，更有做人做事的方与圆。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那些书札、信件、手迹、题诗、赋诗照片以及先生与许多友人的留念合影，也都与治学研红有关。痴的人最容易撞到更痴的人，痴人撞到一起，总能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什么是一位学者应有的态度与精神？《师友襟期》给出了“标准答案”，其中既是先生的治学底线和研红态度，还有“红学”大师周汝昌的情怀与气质。这些，都需要我们用眼去看，用心去读，用灵魂去感受，用行动去传承。

## 悬疑作家蔡骏的“写作课”

□张玉瑶

在国内悬疑小说界，蔡骏是绕不过去的名字，有“悬疑小说第一人”的名号和奠基性地位。蔡骏是位勤奋高产的作家，自2000年在文学网站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至今，一直笔耕不辍，已出版小说三十余部，累计发行量1400万册，是中国悬疑小说畅销纪录保持者，多次登上福布斯作家富豪榜。最近，他总结自己二十年创作经验，出版了一部《蔡骏24堂写作课》（以下简称《写作课》），在书中分享了讲故事的秘密。

《写作课》一书源于蔡骏的线上课程，翻开读时，不难发现这是一本实操性很强的书，从如何产生灵感、谋篇布局、进阶提升这些写作技法上的“启示录”，到如何通过阅读、体验、观察、练习、自律等成为一个专业的作者甚至好作家，蔡骏都给予了条分缕析的方法论指导。在他看来，这部“教程”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其实践性与个人特色。他自己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写作训练，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阅读和他自己丰富的创作

实践，这也让这本书显得接地气、平实易懂。

如今创意写作十分热门，市面上也不乏此类写作教程乃至培训班，但人们对此总有一个疑问，即成功的作家是否可以通过这样的写作训练来培养，或者类似的训练是否会写作变得套路化。蔡骏认为，成为作家和接受训练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有时候接受训练，确实可以帮助写作者少走一些弯路，帮助他们更系统地去进行阅读和创作实践。“最终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自己，你自己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深地去领悟这方面的精髓。”他自己就是一个多面的写作者，能够涉及不同的理念和风格，相信能够为有志于写作的读者提供更多元的样本和思路。这也是该书的另一重要特点。

毋庸置疑，写作是一件需要才华和天赋的技艺。蔡骏19岁就开始写作，22岁时首次在网上发表作品就获得新人奖，一鸣惊人，不可不谓是天赋型写作者。但另一方面，他也能坚持勤恳创作二

十年不辍，将写作视作马拉松，是一位持久型选手。在他看来，拥有天赋绝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写作是需要后天自我训练的，“一方面取决于你的意志，你能不能坚持下来，能不能有一种工匠精神，不断地去阅读，不断地去写作实践和思考；另外一方面也取决于后天的选择，包括你选择的类型风格和方式。天赋只是帮助你成功的一小步而已”。

蔡骏知道，即便功成名就的作家，也会产生惰性，失去写作的欲望和冲动。但令他感到庆幸的是，通过坚持写作，他依然保有新鲜感，依然会不断产生新的故事灵感。他提到，自己每年会产生一两百个小说灵感，每周都会构思其中一两个，慢慢积累，不断突破。

按照一般的划分，主攻悬疑小说的蔡骏属于类型文学作家，然而在《写作课》一书中，他引以为范例的却有不少经典文学作品，包括《哈姆雷特》《了不起的盖茨比》《老人与海》等，也有通俗作品如《午夜凶铃》甚至动漫作品。

他坦言，自己的阅读资源十分丰富多样，各种类型的作品都有阅读借鉴。纯文学和类型文学虽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在描写人物、描述人类共同困境上，有殊途同归处，都可以去学习。因此，他提醒读者，要广泛地阅读，博采众长，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领域或类型中。蔡骏说，至今他还保有一个“中学生”式的摘抄习惯，无论是经典名著，还是当代的好作品，当他读到一些好词好句时，都会摘抄记录下来。

在写作上也是如此，创作二十年来，蔡骏风格多变，类型文学和纯文学创作均有涉及和探索，他希望能够不断突破自我，而不是一遍遍重复自己。即便主攻悬疑小说，他也尝试挑战不同的风格，总体说来，前十年和后十年的变化很大。“跨界”创作多年，蔡骏认为，纯文学和类型文学的界定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也是可以“跨界”的，类型文学也可以有很强的文学性，而纯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类型文学的某些元素和叙述方式。